

堅苦卓絕

南方壺

能有機會到國外留學，是人生一很好的經驗。大約從大三起，我便很想出國。於是大學畢業，服完兵役，便到普渡大學 (Purdue University) 統計系就讀。這是位於美國印地安那州，中部小城西拉法葉 (West Lafayette)，一所以理工為主的大學，在芝加哥南方約兩個多小時車程。花了5年時光完成博士學位。在密西根州底特律的韋恩州立大學 (Wayne State University) 教了一年書後，回中山大學任教。回國已有23年，但在國外那6年的生活，至今印象仍非常鮮明。

糊里糊塗地申請學校，護照自己到外交部辦，機票自己到美加補習班買，還要參加教育部的留學生講習。當知道有一大學同班女同學跟她先生（是我們的學長），與我有類似的行程，遂改訂與他們同一天的飛機。在東京轉機，並在過境旅館住了一晚，頗感新奇。到了洛杉磯，同學的哥哥（台灣的公司派去洛杉磯受訓），及一位他先生大學同學（因此也是我的學長，已先至南加州大學 (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) 唸書）來接他們。同學夫婦要在洛杉磯待幾天。我與那位學長，以前並不熟，但他好心地帶我去轉機。結果出了問題，沒有我的位子。同學要我乾脆也在洛杉磯玩幾天，我却沒有心思。於是先隨他們去同學哥哥住處。幾小時候，學長帶我去機場，還是沒位子。半夜，學長又帶我去機

心在南方

場，仍是沒位子。但終於替我安排改搭另一家航空公司，但只確認到芝加哥的位子，芝加哥到普渡那段，他們要我到芝加哥再問。於是只好先上機再說，一路可說忐忑不安。

抵芝加哥後，問出我要搭的 Air Wisconsin 在那兒。搭機場巴士，到了那家小航空公司，將機票交給櫃台，緊張地問有沒有位子。得到的答案是“有”，真是高興萬分。劃位後，打電話（當然也是抓個人問如何打）給普渡“中國同學會”先前寄給我的通知上的統計系聯絡人，幸好也找到。她說會來接我。心中一塊大石頭放下後，我請人幫我跟那架看起來應是我要搭的小飛機（約 20 人座位）合照一張。

那位統計系的聯絡人，後來成為我的妻子。她早我一年去普渡統計系。她並沒有車子，另找一位電機系的男生來接我。據她後來說，本來她也要到機場，只是沒趕上車。所以我在機場一直在找女孩子，直到人都走光了，只剩一男生，只好走向他。機場離普渡很近。由於我尚無地方可住，統計系一熱心的學長，替我打了一些電話，並帶我看房子。相中一間可以三，四個人住的大房子，他們認為找到人合住應無問題。於是我簽下約，付了訂金。口耳相傳，幾天內，又來了三位室友，我們合住了一年。

出國是有風險的，有諸多不可測的障礙，也不是每個人可順利完成學業。當年我們懵懵懂懂地出國，連住的地方尚無著落便去了。幸而度過一切難關，不但拿到學位，中間還在美國結婚生子。出外靠朋友，雖父母不在身邊，多虧朋友們的幫忙，在困難時，總有援手適時伸出。唸書也有很大的

壓力，這部分當然主要得靠自己，想起來我與內人實在都很幸運。

每當看到年輕的學生，雖有要好的女（男）朋友，却認為因還在唸書（博士班），所以無法結婚。我就想我是去美國兩年後，26歲，博士班的考試都尚未全考完，就在那兒結婚了。我們雙方的家長，也居然都同意，還很高興。那時我們都沒想到經濟的問題，學業的問題。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由於到普渡的第一天便遇到內人，因此生活從一開始便不致於無趣（雖也吃了不少苦頭）。而且在兩年後就結婚，做論文的壓力有人可分擔。之後工作及回台灣，與內人一直攜手同行。上天對我們真有夠垂愛。

我很慶幸順利地度過6年的國外生活，我至今懷念及感激普渡。沒有普渡，就沒有今天的我。普渡給我的，不只是一個學位。我在那兒，遇到我後來的妻子，因此也才有了女兒。這是如果當初沒去普渡便不會有的。我們去普渡三十年後（內人民國66年到普渡，我則67年），女兒步我們後塵也去了，並且也是統計系。一家三口都到美國同一所學校的同一系，是很少見的。因此也令我產生一些奇妙的感覺。由於對普渡太了解，所以一方面，對女兒去普渡我們很放心，那是一治安好，學風良好，又很有人情味的大學城；但另一方面，女兒可能會遇到的困難，我們也大致可預料到。

有些路只能事後回味過程的甜美，真要再走一次，還鼓不起勇氣來。以前我常對女兒說她“堅苦卓絕”。我期盼她再以堅苦卓絕的精神，度過留學生涯。(96.08.12)